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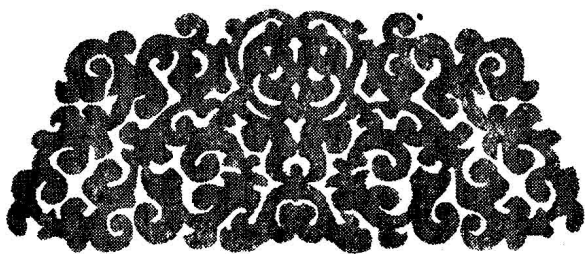


譯波 金鮮朝 著等永箕李·良史金鮮

的鬥戰勇英 民人鮮朝

行發店分總東華店書華新





英 勇 戰 鬥 的 朝 鮮 人 民

著 者 李 箕 永 等 金 史 夏 朝 鮮

譯 者 波 金 朝 鮮



新 華 名 社 東 華 總 分 店 發 行



書號：滙317(21-104)

英勇戰鬥的朝鮮人民

著者：朝鮮·金史良 李箕永等

譯者：朝鮮·金 波

出版兼
發行者：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滙1)1-12,000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

目 錄

- 朝鮮人民游擊聖地——智異山……………朝鮮 金史良 (一)
- 戰鬥的朝鮮鄉村……………(二)
- 南朝鮮人民游擊隊領袖金達三……………(一九)
- 護路隊員李炳順……………朝鮮 李箕永 (三五)
- 一個『老游擊隊員』的手記……………(四三)
- 吳樂教的死……………(四六)
- 青年女戰士鄭珠敬……………(五一)
- 榮譽游擊隊員李玉女……………(五六)
- 南德容分隊長……………(六一)
- 戰士金光洙……………(六五)

重機槍手金正鶴	(六)
通訊兵盧勇澤	(七)
草木皆兵	(七)
旺山洞門爭記	(九)
炸毀「軍警列車」	(八)
烏致院上空之戰	(八)
四個敢死隊員	(九)
竹槍對準了奴才	(九)
朝鮮婦女寫給丈夫的信	(九)
我們是人民的軍隊	(一〇)
野戰醫院	(一〇)
前線日記	(一〇)
朝鮮 李貞求	(一〇)
朝鮮 李泰俊	(一〇)

朝鮮人民游擊聖地——智異山

朝鮮 金史良

要想走遍英勇無雙的智異山游擊隊全部活動地區是不可能的。

以三道峯爲據點，伽鄕山、五道山側立着，德裕山、智異山等崇山峻嶺連綿而成的小白山脈山岳地帶，夜闌人靜，沉浸在陰曆十二月不太亮的月光中。

軍團副司令崔文華同志和我，乘吉普車在智異山崎嶇的道路上顛簸地疾駛着。乳白色夜霧，從深凹的山谷中升起，山風凜冽，使得手腳都凍麻了。

山中的樹木，都在反動派『討伐』時燒光了，間或見到破落的山民村落，都設有數十尺高的石造礮堡和望樓，周圍並以石造的圍牆重重包圍着。爲了不讓人民游擊隊耕種，他們把村民集中，而放火燒掉的茅屋的遺跡三三兩兩散見在山谷裏。它的荒涼與令人心寒的情景，不由使我聯想起當年白頭山周圍和圖們江沿岸抗日游擊地區的面貌來。

這樣一個險峻的山岳地帶，就是承繼了當年震撼過倭寇陣營的金日成將軍游擊部隊的愛國傳統的智異山游擊隊的根據地。他們沒有後方，祇有傀儡軍警的重重包圍；他們要從敵人手裏才能獲得彈藥和糧食。根據反動派的報導，傀儡軍隊在南原設有智異山游擊隊『討伐』司令部，動員大批陸空部隊，以進行所謂冬季圍剿、春季圍剿之類的勾當。

但是，英勇的智異山游擊隊，在與敵人的艱苦的戰鬥裏，連續進行了三年血戰，並取得了勝利，如今是與人民軍會合了，並肩齊步，向前線挺進。當我聽到好久沒有了音信的他們依然都健在，而且又在前線繼續作戰的消息時，我不由地爲之深深感動了。

至於這些智異山英雄們，曾在那某一山腳或絕崖下消滅過美帝的走狗（國防軍）；他們曾經襲擊過那一警察署的石頭圍牆或支署的戰堡，在黑色狗羣的背上插進刺刀；又在什麼村落市鎮與人民一起熱烈期待着今日的勝利，我不能一一記清。他們曾經在那一條河邊開過遊藝會；在那個村鎮的背後，切齒痛責過叛徒；在那一山丘上，以復仇的盟誓來埋葬親愛同志的血淋淋的屍首，我也並不完全知道。

我所知道的祇是：與智異山游擊隊的出死入生的活動相關聯的居昌、安義、咸陽、山清、晉州等山城、都邑、市街而已。游擊隊有時是疾風迅雷般出擊着這些山城，燒燬官署，有時在市場上召開羣衆大會，宣傳反動派的罪惡，有時是圍殲反動派軍隊。

五月三十日清晨，突入山清市街，襲擊了郡廳（縣政府）、郵政局、金融組合的事件，使我們記憶猶新。

美帝多次出動空軍部隊，對這山岳地帶的城鎮實行野蠻轟炸，甚至智異山九十九曲層巒疊嶂和懸崖上，也都遭受到轟炸。但是，堅強英勇的人民軍隊，就踏着血漬斑斑的足跡，跨越灑着熱血倒下去的同志們的屍體，朝向洛東江前線，朝向南海前線，頑強不屈的和敵人抗爭。

傀儡軍總司令部在大規模的冬季『圍剿』之後，曾發出了智異山游擊隊完全被消滅的消息。傀儡李承晚亦大大的宣傳過這個消息。然而，經過了三個艱苦鬥爭的年頭，在一個月以前，他們突然從智異山跑下來，在湖南平野與人民軍熱烈的會師了。如照反動派的安排，應該是從墳墓裏站起來的了！

在無法言喻的酷烈的『討伐』和窮困的威脅裏，他們播下的種子並沒有落空，這裏的山民，比起任何地方人民都堅強，如今更從各方來協助人民軍，奪取敵人的支署和戰堡，用刀槍掩護着在山路上行動的人民軍。

我們的車子在安義城附近暫時停了下來，準備喝水。當時兩個站崗的老人，跑進屋子費力地給我們拿來一大盆水。

我問他們：這樣深夜怎麼叫老人家站崗，他們答道：青年人都自願參軍去了，站崗的任務交給需要睡眠較少的老年人是更合適的，說着就笑起來了。

我們拿出香煙請他們吸，那個鬍鬚滿臉的老人，將他的煙斗從嘴裏拔出來，在袴腳上抹過兩次，便遞給我道：

『你嘗嘗這個煙吧，味道很不錯呢！』

『這就是山煙……』

這是用什麼樹的葉子來弄成的山煙，我吸了兩口，便問及游擊隊的情形：

『不必多說，你看這道石牆就夠明白啦！』蹲在那邊的一個面黑的老人這樣回答我，說罷站起來繼續說道：『這道圍牆不知修築過多少次。這樣建也不行，那樣築也』

不成，換了支署長，又重新築過，……狗羣們害怕得失魂落魄，所以就將整個智異山放火燒掉了！」

『反動派並不是保護人民，反而叫人民保護他們。每晚把村民集合起來，排成一列，站在這道圍牆底下。』

那個鬍鬚滿臉的老人，興奮的緊握着我們的手笑道：

『然而，這次卻是給我們人民捉了來，哈哈……』

我們還要趕路，不能繼續多談。兩位老人以游擊隊中習用的方式歡送我們，直到我們的吉普車馳去很遠，他們仍站在月光朦朧的道路上，立正不動地目送着我們。

他們不正是打開墳墓站起來的人們嗎？

至咸陽城前面，我跟崔文華副司令官分手，乘了一輛三輪機動車向山清方面疾駛。到山清、丹陽的道路是彎彎曲曲千尋萬丈的高山深谷，峒谷之間，在迷朦的月光下，銀光閃閃的溪水洗刷着巖石潺潺地向下流。

果然，智異山是高聳雲霄的山岳地帶。

在這條艱險的山路上，搬運砲彈的山民，排成兩列並進，其中有着老人和婦女。

有些老人把小小的砲彈箱子，用被子謹慎地包裹着；有的婦女則把它頂在頭上，用兩手扶着，費力地緊跟着隊伍。

望見這情景，不由地使人沉浸在極度的激動裏。用了自己最後一牀襪褸的被子，謹慎地把砲彈包裹起來，並將它親自送到人民軍手上的那位老人的心裏，是蘊藏着怎樣一種仇恨呢？使盡力氣，爲反抗敵人的勇氣所驅使，在這樣險峻的山路上頭頂着砲彈，向前線運送的那個女人的心裏，又有怎樣一種憤怒的火燄在燃燒着呢？

他們的行列似乎是無盡頭的，加之義勇軍的隊伍亦摻雜在其間，道路越顯得狹窄，我們的車子不得不好多次的停止下來。義勇軍的同志們，高聲齊唱着訓練時學來的人民軍隊的各種新歌，引起了雄壯的山鳴。

好容易穿過了這一行列，我們來到了於瑞里附近的山腳。一間茅屋前面擁着一些人，談論着什麼。那茅屋，屋頂燒掉一半，四壁都空的。

月亮被雲片遮住，黯淡朦朧。

爲好奇心所驅使，我們停了車。把電筒照亮了，祇見屋內堆起了土堆，莫非是墳墓？

不錯，那是墳墓。

『因爲是招待過游擊隊，反動派把這一家五口人全都槍斃了，就在這屋裏堆成了墳墓！』

一個背着砲彈的青年這樣說。

無疑的，這是對幫助游擊隊的人們的一種示威！

義勇軍同志們，越來越多的團聚在這個悲壯的景象面前。每一雙眼睛變成了火球，在每一個角落裏閃爍着。

『同志們！記住這個血海深仇吧！並請記住，遭受這樣災難的不是這一家！』說話的是背着砲彈的一個中年男子。

『這一家人全都遭殺了嗎？』

我一邊上車一邊問，那個男子向我看了一下道：

『還有一個兒子，跑到游擊隊裏去了。』

反動派殘殺了祖國最優秀的兒女——游擊隊員們，又用空前未聞的殘忍手段來殺害支援游擊隊的正義善良的人民。但是他們不會永遠遭受這樣的迫害的，他們的兒子

們，如今正揮動着復仇的刀槍，跟着人民軍隊向前線挺進。

講到智異山游擊隊，首先聯想到的便是它的司令官金芝會，參謀長洪淳石，政治委員劉逸錫……。

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底的事了。爲了要『討伐』在進行英雄的抗爭的濟州島人民，從麗水港被派出動的傀儡國防軍內，響出了起義的槍聲。

在港灣司令部休息室裏，『討伐軍』酒宴正酣的夜晚十二點鐘，隨着一聲信號槍，青年中尉洪淳石跳上高凳，拔出手槍，撕去傀儡軍肩章後大聲說：『從此刻起我們變成了真正朝鮮人民的兒子，要把槍口調轉到我們的真正敵人李承晚匪徒那邊！……』起義士兵高呼着口號：『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萬歲！起義士兵萬歲！』並喊着：『到警署去！向監獄衝過去！朝向司令部進攻！』隊伍由青年軍官金芝會帶領向前挺進。麗水終於被解放了。市民、工人、農民、學生從各處湧來歡迎起義軍。接着起義軍又解放了順天市，重重的打擊了反動派。

這時從光州開來的『討伐軍』列車上跳下來的是由中央派來的打入在『國防軍』

中工作的政治委員劉逸錫……終於在順天車站一帶展開了激戰。

『我們是盡忠於祖國和人民的麗水港起義軍隊！』『要是真正為祖國，那麼就把李承晚屠殺人民的血腥的刀槍放下吧！』他們這樣高叫着包圍了『討伐軍』列車。在『討伐軍』列車內掀起一陣騷動，接着『萬歲』聲便響起來了。

『對了！我們也是人民祖國真正的兒子！』

『我們把反動軍官打死了，我們共同的敵人是李承晚反動派！』

他們互相擁抱，互相接吻。

起義的軍隊就這樣成羣結隊，向求禮、廣陽挺進，終於來到智異山。這就是智異山游擊隊歷史的第一章。

在智異山高峯給白雲籠罩着的某一天清晨，全體隊員都領到了從共和國中央頒下來的光榮的勳章。他們銘記着金日成將軍的每一句指示，並且感動得落淚。

……三年過去了，殘酷、艱苦無比的戰鬥的三年過去了，金芝會、洪淳石、劉逸錫三位同志和無數勇士們，已不復在人世了。

但是，誰又能說，他們不在我們之中呢？是的，他們不但時刻站在我們人民軍隊

伍的前面；而且站在無數游擊隊、義勇軍隊伍的前面，站在長達數十里背着砲彈支援前線的人民行列的前頭！他們將永世長存！

（節譯自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勞動新聞》）

戰鬥的朝鮮鄉村

一個晴明的早晨，我們不顧敵機不時襲來與低空盤旋，走訪一個戰鬥的朝鮮鄉村——龍頭里。

這裏是沿着清川江的支流九陵江上去，從平義鐵路孟中里車站轉北約七〇杆，從雲山郡威遠面●公所所在地往東約四杆的地點。

懷抱着一片小巧的平原，美麗地躺在瑯琳山脈下面的這一村鎮，恰像一幅畫一樣，是個風光宜人的地方。

我們縱橫穿梭在一片金黃色的稻田間，不久就踏進修理整齊的鄉村主要通路。

十餘隻肥豬在新修築的豬圈內，用笨拙的嘴巴挖掘着地窩，並不住地嗷叫着，這是村民們爲了送給人民軍將士作禮，爭先恐後養大起來的。

●朝鮮的各級行政組織爲道、郡、面、洞（里）。面，約相當於中國的區——譯者。

我們一行在田畦走着，呼吸着鄉村裏特有的泥土氣味，一直朝着村中心走去。走在前面的李委員長，是這村鎮的負責人和領導者，他把我們指引到一個小丘上兩座房屋並立着的地方。乍看去，其中一座房屋無疑是鄉村的民主宣傳室了。另一個草蓋的房屋，祇不過是名義上的屋子，有一半是已倒坍了的。

李委員長安靜的坐着，恰像在等待我們來詢問這兩座屋子的由來。

『那間舊的房屋是做什麼的？』我們終於發問了。

『兩座房屋都是屬於村民所有的。這一邊的瓦屋現在充作民主宣傳室，那一邊的茅屋是，』他略頓了一頓，繼續道：『在屈辱的年代，充作神廟的哩！』

『爲什麼還未拆毀它呢？』

『這裏的村民把這屋子當作遺物，好好地保管着，因爲它們倆成了很顯明的對照。』

這樣我們才更進一步認識了龍頭里的村落。

從遠遠的南邊，野獸般的轟炸聲，接連地詛咒似的傳來了。

我們站在山丘上，一眼俯覽着肥沃的村上田園，就傾聽李委員長的說明：過去這